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週三公開接見活動中講解的教理

保祿六世禮堂

2008年 2月 20日

聖 奧 思 定

IV：著作

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，

去週因為避靜停了一次，今天我們再回到聖奧思定(sant' Agostino)這偉大人物身上，關於他，我在週三的教理講授中曾經重複講過，在教會的教父中，他是留給我們作品最多的一位，我今日正想簡略地談談這些作品。奧思定其中一些作品不論對基督信仰的歷史，或對整個西方文化的形成都極端重要，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，毫無疑問，在古代的基督信仰世界中，這是最多人看過的一部書。就像教會初期的不同教父都給教會帶來影響，這位依坡拿主教，事實上也給教會帶來廣泛和持續的影響，這從他作品的豐富手抄本傳統即可見一斑，這些手抄本傳統真的非常多。

他忠實的朋友普斯特在其為聖奧思定撰寫的傳記《奧思定的生平 *Vita di Agostino*》這書中記載，去世之前幾年，奧思定在《訂正錄 *Ritrattazioni*》中，重閱了自己的全部作品，奧思定去世後不久，這些作品再被仔細地登記在一本《總目 *Indiculus*》內。促成為奧思定的作品編總目的原因，明顯地是為了在凡達爾的侵略席捲整個羅馬統治下的非洲時，保護這份記憶。其中經由奧思定自己編號的作品有一千零三十部，另外還有「一些因為從來沒有寫上號碼，而無法編號的作品」。普斯特，這位鄰近城市的主教，在依坡拿如此寫下，他當時正在該城避難，並一直陪伴著其友人，直到他去世，

所以幾乎可以肯定，他是根據奧思定的私人圖書館的目錄而記下。今天這位依坡拿主教給我們留下超過三百封書信和幾乎六百篇講道，原本的數目當然遠超於此，可能甚至在三至四千之間，那是這位昔日的修詞學家，在決定跟隨耶穌後，選擇依坡拿的純樸市民，而不是宮廷中的貴人，作為講話對象，四十年講道積聚下來的成果。

還有近年才發現的一批信件和講道，也增加了我們對教會這位偉大教父的認識。「為了反駁各種異端，及給教會的神聖子女解釋聖經，以栽培他們，很多書 — 普斯特寫道 — 都是他自己撰寫及出版，很多講道，都是他自己在聖堂講解，之後抄錄和修改，這位主教朋友指出，這些作品是這樣多，以致甚至對一個好學的人，想要把它們讀遍和學習理解它們都感到困難」(《奧思定的生平 *Vita di Agostino*》18,9)。

奧思定的著作，已經出版的有過千種，分別涉及哲學，護教，教義，倫理，隱修生活，釋經，駁斥異端等領域，再加上書信和講道，這些著作中有些特別出色，並且具有重大的神哲學價值。首先一定要提的，是我們曾經講過的，那十三冊為讚美天主，於 397 至 400 年間完成的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。這文學類型正好反映出聖奧思定的生活，那是一個雖然對很多事物感到失望，卻沒有自我封閉，而且實質上一直和天主對話的生活。易言之，那是個和別人一起的生活。事實上，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這本書名已經顯示出這部自傳的特性。根據發展自聖詠傳統的基督宗教拉丁文，*Confessioni* 此字具有相互交織著的兩種意思。首先，*Confessioni* 表示承認自己的軟弱，承認罪惡的悲慘；但 *Confessioni* 也同時表示對天主的讚美，表示承認天主。由於天主愛我們並接受我們，祂改變我們又將我們提升到祂自己那兒。於是在天主真光的燭照下，看到自己的悲慘，變成對天主的讚美和感恩。這些「懺悔」於奧思定在生時已大受歡迎，他自己這樣寫道：「當年寫這些『懺悔』時已令我大受感動，每次重讀它們時仍然感動不已。很多弟兄都喜歡些作品」(《訂正錄 *Ritrattazioni*》II,6)：而我想對你們說，我也是這些「弟兄」中的一個。多得這些「懺悔」，我們可以一步一步，緊隨著這位非凡和熱愛天主的人的內心歷程。流傳沒有《懺悔錄 *Confessioni*》廣泛，但一樣深具原創性和非常重要的，是那兩冊約於 427 年寫成的《訂正錄》。聖奧思定當時年事已高，在這兩冊《訂正錄 *Ritrattazioni*》中，他為自己全部作品整理出一個訂正本(*retractatio*)，就這樣，透過《訂正錄 *Ritrattazioni*》，奧思定除了給後人留下一個獨一無二的珍貴的作品外，也同時留下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正直和謙虛的教導。

《論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，這部在 413 與 426 年之間寫成，共有二十二冊的巨著，對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對基督信仰神學的歷史觀的發展，都帶來決定性的影響。促成聖奧思定執筆寫這書的原因，是 410 年羅馬遭受哥德人劫掠這事件。很多當時存活下來的外教徒，和眾多基督徒都說：羅馬已倒下，如今基督徒的天主和各位宗徒再無法保護這城。以前當那些外教神祇仍存在的時候，羅馬原是個大都會，是世界之首：*caput mundi*，那時根本就沒有人想到，羅馬會落入敵人手中。如今，和這位基督徒的天主在一起，這個大城市已顯得不安全。這表示基督徒的天主不保護人，因此不可能是人可以投靠的神。面對這些也深深觸動基督徒的心的反對聲音，奧思定以這部偉大的作品《論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作回應，解釋什麼才是我們應該期待從天主那兒獲得的事物，以及政治、信仰和教會之間的正確關係。直到今日，對準確地定界什麼真正屬於俗世，什麼是教會的職權，及賜給我們信德的偉大的真希望又是什麼，這部書仍然是根原。

這部偉大的書讓人看到，人類歷史如何受天主管轄，卻又真實地被兩種愛分割開。這正是全書的基本主題，即奧思定對歷史的詮釋，歷史是兩種愛的鬥爭：對自己的愛「愛自己愛到輕視天主」，及對天主的愛「愛天主愛到輕視自己」（《論天主之城 *La città di Dio*》XIV,28），在天主的光耀中，完全自由地為他人生活。因此，這可能是聖奧思定最偉大的一部書，具長存不朽的重要性。同樣重要的，是共十五冊的《論天主聖三 *De Trinitate*》，論述基督信仰的主要核心，對三位一體的天主的信德。此書分兩期完成：前面的十二冊於 399 年與 412 年之間，在未知會奧思定的情況下出版，之後奧思定於 420 年完成餘下的三冊，並重閱全書。奧思定在這部作品中思索天主的容貌，並嘗試理解有關天主的這端奧蹟：祂是唯一的神，是世界，是我們所有人的唯一造物主。然而，這唯一的天主卻又是三位一體，是一個愛的循環。他設法領會這端深不可測的奧蹟：正因為是三位一體，有三個位格 (*tre Persone*)，所以是唯一的天主的最真實和最深度的統一。

至於《論基督信仰的教義 *La dottrina cristiana*》，則名符其實是從文化層面出發的，有關解釋聖經，亦即是有關解釋基督信仰本身的導論。這書對西方文化的形成的重要是決定性的。

奧思定固然一直都很謙遜，然而，他也肯定知道自己擁有的才智。只是對他來說，將基督信仰的訊息帶給單純的普羅大眾，比撰寫偉大深奧的神學作品更為重要。正是這個根植於他內心深處的意念，終身引領著他。在一封他寫給其同僚倪和道(Evodio)的信，告訴他自己暫時停止有關《論天主聖三 *De Trinitate*》的口授工作的決定，他寫道「因為太辛苦疲累，而且我想只有少數人看得懂；所以，先完成那些能使大多數人得益的作品，才是當務之急」(《書信集 *Ep.*》169,1,1)。對奧思定來說，最有益的事，莫過於採用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方法將信德傳給他們，而不是撰寫偉大的神學作品。正是這份需要傳揚基督信仰的訊息的強烈責任感，促成《教理初階 *De catechizandis rudibus*》或《駁斥多納蒂斯派歌謠 *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*》等作品的誕生。多納蒂斯派當時是聖奧思定所生活的非洲的大問題，一個刻意製造出來的非洲裂教。他們堅持只有非洲的基督徒團體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團體。他們反對教會的合一。於是我們這位偉大的主教，畢生致力於對抗這裂教，設法說服多納蒂斯派的人，只有在合一中，非洲的基督徒團體才能真正擁有其非洲特性。由於一般純樸的普羅大眾無法領悟這位修詞學家的優美拉丁文，於是如他所說：我要以簡化了的拉丁文來寫作，甚至顧不得文法上的錯誤。以上所說的《駁斥多納蒂斯派歌謠 *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*》，正是用這方法寫成，那是一首駁斥多納蒂斯派的淺白歌謠，以幫助所有人明白，只有在教會的合一中，才能真正地給所有人實現我們和天主的關係，並令到和平在世上成長。

在這組以大眾為對象的作品中，講道部份佔著特別的重要性，這些講道通常沒有講稿，而是於講道期間，速記員在一旁記下，之後立即發放傳閱。在這些講道中，有那些美麗異常的，在中世紀非常受歡迎的《聖詠釋義 *Esposizioni sui Salmi*》。正是當時將奧思定那數以千計的講道出版的這種做法，而且通常是在作者無法核對的情況下，解釋了這些講道廣為流傳及之後佚失的原因，也同時顯出這些講道的活力。事實上，由於作者的名氣，每次這位依坡拿主教的講道抄本一出現，立即洛陽紙貴，更被其他主教和司鐸拿來作範本，修改後應用於新的場合中。

從畫像學的傳統，早在一幅完成於第六世紀的拉特朗壁畫，所見到的聖奧思定手裏總是拿著一本書，這故然為表揚他的著作，這些著作對基督徒的心理和思想，均帶來巨

大的影響，但也爲了表揚他喜愛書本，喜愛閱讀和他對以前的偉大文化的認識。他去世時什麼都沒有留下，普斯特憶述說，只是「不斷叮囑要爲後人用心地保管聖堂圖書館內的所有手抄本」，尤其是他的作品的手抄本。在這些作品中，普斯特強調，奧思定「永遠活著」，並且任何人閱讀這些作品都會得益，當然，他總結說，「我相信那些有幸能接觸他，當他本人在聖堂講話時見到他和聽到他的，一定獲益更大，尤其是那些有幸在他的日常生活中，見到他週旋於群眾中的人」（《奧思定的生平 *Vita di Agostino*》31）。對的，如果我們也能活生生的聽到他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不過他真的仍活於他的著作內，以這方式親臨我們中間，如此一來，我們也可以見到信德所擁有的那永不衰竭的活力，亦正是爲了這信德，他奉獻了他的一生。